

舒

藝

室

續

筆

舒菽室續筆

南匯張文虎孟彪

易損上九勿損益之本義曰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顧亭林曰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錢少詹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勿損益之大得志也案三說相同而錢尤簡要是故子貢問博施濟眾而夫子曰堯舜猶病梁惠王哆然於移民移粟而孟子以爲以五十步笑百步子產以乘輿濟人而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君子之利用厚生自有其大者遠者而姁姁爲仁乎哉

禹以治水之功洽於四海皋陶益稷同寅協恭皆所推服受禪易世舜已開其先宜其行所無事舜起自側微未有功績九男斂衽二女刑于非常授受盈廷帖然丹朱之傲沒齒無怨其盛德所化潛移默運蓋不可以窺測然始不見亮於頑嚚傲象後不能式化於商均知家庭之際聖人亦有所窮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憾

丹朱之不肖見於益稷之篇曰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其言甚簡然史記殷本紀言紂之不善曰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非所謂傲虐乎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非所謂慢遊是好乎罔水行舟某

氏傳解爲陸地行舟則又紂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之

類

鄙意罔晝夜額額水行舟二罔字讀爲妄則使丹罔水行舟者蓋卽孟子所謂流連荒亡也

則使丹

朱嗣位一紂而已堯之禪舜蓋不得已也然猶歷試諸

艱乃知堯讓許由必無其事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文不成義中間當有脫文史

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

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

伊訓正義及孟子疏兩引皆同惟御覽八十三引三

作二與今孟子同

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

迺立太丁之子太甲與孟子合某氏傳祇據僞伊訓云

及湯沒而太甲立僞元年夫諒陰三年高宗猶行之豈

開國之初而阿衡若是其忍卽以後世而論亦當踰年

改元蜀漢章武爲陳壽所譏嗣是而晉惠之永熙愍之
建興簡文之咸安一家繼續有同革命僞古文萌牙於
魏晉之間安知非豎儒之迎合又安知今本書序非其
所剛亦萬世之罪人也孔冲遠乃謂夏后之世或不踰
年未知何據又引顧氏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
記小說人固有未讀孟子者邪抑孟子之言固傳記小
說類邪

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殷本
紀皆失書又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周本紀亦失書又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
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殷本紀咸又

下有大戊篇而書序無之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

記周本紀惟二年伐犬戎四年伐耆五年伐邾爲異餘

皆同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不足信辨見甫王鄴著周初歲

崩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年乃七年之誤十與

近而譌史表多有蓋與大傳及鄭康成說同張守節乃云十當

作九案周本紀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

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偁太子發蓋亦以

武王蒙受命年不改元此九年卽文王受命之九年若

如守節說則是武王卽於文王崩年觀兵於商也蓋作

僞古文者用劉歆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觀兵於商十三年而伐紂故於僞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守節遂據此以糾史公不知兩說自不能彊合也鄭康成本大傳亦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蓋調停於史漢間以合多方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之文然書序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卽如古說武王承受命年不改元自七年至十一年首尾亦五年矣何不可以釋多方蓋九年之會乃諸侯好會其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紂已偏安故諸侯有請遂伐之者然三仁猶在故武王告以天

命未可而後人附會遂以爲觀兵此亦文王僭王及血

流漂杵之類也中庸言壹戎衣而有天下孟子言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伐殷無再舉明矣

詳見周初歲朔攷

康誥殪戎殷段注說文謂不必與中庸之壹戎衣相牽

固亦可毛詩民勞傳戎大也

方言同

殪戎殷猶大明詩云

肆伐大商也某氏傳解爲殺兵殷大可發笑而孔冲遠

猶順文而疏之何與

劉器之元城語錄引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

我稼穡二句然則北宋時韓詩猶存也案小序云雨無

正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極卽以首句名篇正大夫三字

連文見於詩中後人脫去首二句而序中又脫極字遂

以正字上屬甚無義理讀詩記引董氏說韓詩作雨無
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蓋彼因其難通而強增政字或亦
記韓詩雨無下本有一字而正大夫三字本相屬特失
卻首二句遂不復憶是極字耳朱子謂首二章本皆十
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夫韓詩既佚自不得據孤文
以增益存其說可耳若以長短爲嫌則斯干首章六句
次章五句生民首章十句次章八句瞻卬首章十句次
章八句載見首章六句次章二句閔予小子首章六句
次章四句良耜首章十句次章七句長發首章八句次
章四句殊不嫌參差矣

魯頌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案

周自不窳失官竄於戎狄歷數世至大王又爲狄人所
侵去豳內徙于岐蓋商土也翦踐古通見邵學士此謂
重踐中國之地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川此土而
翦諸鵠首翦亦讀爲踐踐猶履也猶管仲言賜我先君
履也鄭箋釋翦爲斲失之毛傳訓勤亦未瞭

樂記孔子問賓牟賈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蓋春秋時去周初已遠樂
師相傳久失其義故孔子復因其問而詔之商樂名也
疑卽後子貢問樂章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之商彼云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又云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又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正與此下文發揚蹈厲者大
公之志也義合淫者洋溢之意聲淫及商正是武音因
其發揚蹈厲而疑非武音又疑武王之志荒賓牟賈失
其解耳然則篇末綴子貢問樂一章正與此章相發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鄭注
本於崇字絕句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二
字屬下讀文義詰鞫樂書以天子二字上屬爲句集解
引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也案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蓋
象功成報政於武王也夾振之而駟伐疑指滅國五十
事此注王肅爲優

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遂疔杜注疔瘡疾案周禮
天官疾醫四時皆有瘡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瘡疥
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疑齊侯夏患疥未
瘳及秋而又患瘡故云疥遂疔說文引亦作疥梁元帝
顏之推輩欲易疥為瘡段懋堂謂無事自擾信矣素問陰陽
應象大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泄泄夏
傷於暑秋必病瘡秋傷於濕冬生欬嗽與生氣通天論
大同不盡合於疾醫文者彼是先時所伏疾醫文所云
乃隨時所感也疔首注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說文瘡
酸削頭痛也素問金匱真
言論亦云春氣者病在頭

又二十四年左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陽氣莫然
不動釋文陽不克莫絕句案上文云日過分而陽猶不
克此承上來當於克字絕句如杜陸讀則文不成義莫

字當屬下爲句莫疑辭如論語莫吾猶人也之莫述間謂當作其似不煩改字

又二十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五牲杜注麋鹿麇狼兔正義云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必解之述間云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案獸與牲對文則異今上言六畜則獸亦可言牲桓四年公羊傳何注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然則獸可名牲矣論語弓冶長篇宰予晝寢案此蓋是內寢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宰我

居聖門而忘夫子之教故深責之若當晝而寢恐不至是

顧君尙之據詩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書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君臣可相爾汝至孟子時乃以爾汝爲輕賤之侑予謂稷契篇安汝止禹以侑帝金滕篇則爾之侑且加於三王孔子侑及門皆爾汝門人侑之曰子子在回何敢死有是哉子之迂也而子路且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公明高侑長息亦曰爾猶近古矣孟子於弟子則侑子時世之遷流如此

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郝蘭臯比部云霓字衍東都賦注書鈔百五十二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三引竝無

霓字案霓字蓋因下雨霓爲宵雪之霓字而誤衍郭注及陸氏釋文皆無釋知其誤在唐以後然今俗本皆如此廣東張刻單注本刪去霓字是矣而改其文曰疾雷謂之霆則不可

冬獵爲狩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邵氏正義以詩疏引李巡說證之足矣又引說文狩犬田也云冬日草枯田犬便於逐利也案田獵用犬豈獨冬狩犬乃火字之譌段注已據韻會改正火田爲狩卽在下文而依誤本說文爲說何也

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邵氏正義據魯頌毛傳說文周禮遂人

注皆言郊外曰野王氏述聞又引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韋注晉語證之以爲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文蓋爾雅一書經後人增益本各不同引用隨其所見耳素問靈蘭秘奧論王注引此文云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垆垆外爲野不知所據又何本

釋山山嶺無所通溪說文谷部谿山瀆無所通者諸通谷也阜部隤通溝以防水讀若洞隤古文隤然則通者爲諸不通者爲溪而嶺其總名若隤乃人力所爲故在阜部與防隄相次古文作嶺疑假借字谿不通水故在釋山若釋水之水注川曰溪當卽今之溪字說文無溪

字而玉篇水部有之云溪澗谷部溪云與溪通廣韻同

漢馮緄碑南征五溪溪字从水

山嶺無所通之溪疑亦山徑之溪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山徑山之嶺

有微蹊微蹊謂非常由之路蓋卽所謂窮嶺也

釋草拜蒔藿案以拜名草無義古今亦未聞有草名拜

者惟說文艸部藿釐草也一曰拜蒔藿於文義不順夫

拜字从手自有正義果有此草當附於彼篆下不當附

於藿下疑此文拜字當爲拜與馬帶同名猶王彗山莓

同名箭也字形相近譌爲拜淺人遂以補入說文而不

知與說文引別解之例實不合也

釋蟲密肌繼英郭注未詳錢少詹據亦友氏注肌蛛之

屬疑密肌卽肌蛛引說文蟲多足蟲爲證段注說文從

之引通俗文務求謂之蚊蚋廣雅蚋螻螻蚋也陶隱居
陳藏器作螻螻案說文蠱字从求蓋象形兼聲疑古但
借求字爲之後人加虫旁耳又說文脉齊謂癰脉也脉
爲癰猶蚋爲螻矣

釋獸時善乘領郭注好登山峰邢疏好登山峰之一獸
也案時善乘領當屬上蜚叩鼻而長尾爲一節時猶是
也指是物也善乘領者領古嶺字與上猶如麋善登木
猱援善援猱父善顧句法同郭注似本連屬疏本分爲
兩節遂似別爲一獸矣

說文艸部菑已艸補缺从艸丙聲讀若執段本作讀若
俠注云或作陸誤字也案谷部丙他念切又丙讀若三

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導與禪同音茜从酉
聲與執音陸音俠音俱遠疑段本當作讀若陝酉沾禪
皆同部然鉉音直例亦不合

凡鳥之短羽飛凡凡也市朱切參新生羽而飛从凡从
彡之忍切段云此與彡部參音同形似而義殊案彡部
之參从彡人聲故音之忍切此參字从凡何爲亦之忍
切耶江甯楊君大琦說文重文考謂參从凡聲讀若殊
引漢書禮樂志殊翠采五色文殊當爲此參字其說致
確乃段氏既知參與彡異而不悟之忍切之非何與羽部

參高飛也當
從羽彡會意

鳥部鵲鳩鵲也鵲祝鳩也鵲鵲也鵲鵲也鵲鵲也段云

鵠鵠二篆宜蒙鵠篆類廁乃中隔以祝鵠豈轉寫倒易與案段說是也錯本離下注古滑反此正鵠字之音蓋鵠鵠本承鵠後俗人竄亂以離篆中隔之而以鵠字之音音離謬甚

𠂔部𠂔驚聲也从𠂔省𠂔聲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讀若仍案許書𠂔鳥在巢上也象形籀文作𠂔𠂔从𠂔从𠂔亦聲也云驚聲者鳥方𠂔而驚也生民詩鳥乃去矣乃𠂔古通故云𠂔往也讀若仍者之蒸二部互轉也淺人改爲𠂔聲不合古音段氏強爲之解何與籀文作𠂔本無異形何云不省此五字衍漢人寫𠂔作𠂔蓋是隸變繁陽令楊君碑作𠂔尹宙碑作𠂔宗俱碑作𠂔

皆不从此

木部校木囚也漢書趙充國傳校聯不絕師古引說文已同今本律以易之屢校滅趾荷校滅耳義自可通自徐楚金好爲異說遂滋疑義唐本作木田安知非誤不必拘

呂部躬身也从身从呂躬躬或从弓案躬从呂身聲躬从身弓聲疑古有此二體大雅文王篇無遏爾躬韵天宜作躬召閔不裁我躬韵弘宜作躬今本竝作躬蓋傳寫亂之段氏改或字爲俗許書乃存俗字乎

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案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許君

以孝次考下疑本从考省亦轉注之例承老之老亦當作考卽用易傳義後人傳寫誤作老耳文王有聲詩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考聲在幽部欲乃侯部之入與孝不相諧禮器引作匪革其猶猶與孝同部欲乃轉音也

厂部𡵓岸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段注謂當从巾淺人改爲𡵓容或有之此字今廣韵集韵皆收入聲十

八藥矣

玉篇

厂部

然讀如躍不知其得聲之由蓋象形

爾竊疑躍乃𡵓字之譌漢書武紀立后土祠于汾陰𡵓上注如淳曰𡵓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云云正與說解岸上見之文合師古云𡵓者以其形高如尻𡵓故以名云然則𡵓乃假借字而𡵓

其本字故云讀若雕又邨風新臺有洒毛傳洒高峻也爾雅望厓洒而高岸說文洒滌也無高峻義云望厓洒而高亦與岸上見義同疑亦𡵓之假借洒與雕聲亦相近

犬部𡵓犬張斷怒也从犬來聲段云此從犬來會意聲字衍案段說是矣然從犬來會意則似就人之意故心部愁从𡵓而有𦣻與願之訓此怒字亦衍文

心部愁問也

問字誤當依玉篇及左傳釋文引字林作問

謹敬也从心𡵓聲

一曰說也一曰甘也春秋傳曰昊天不𡵓又曰兩軍之士皆不愁案說與甘義相近小爾雅國語注皆云愁願也十月之交正義引作𦣻從心也亦皆與說與甘近左

傳注且也漢書五行志應劭注且辭也則與閒義近文
十二年左傳兩軍之士皆未憖蓋謂皆未冒相下杜解
愁為缺意反晦段注易問為冒易甘為且亦勇於改字
矣謹敬之訓未知所本國語敗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猶云以問御人蓋謙辭

糸部絕斷絲也蠲古文絕繼續也反蠲為𦉰案云反蠲
為繼則繼當从𦉰可知段本繼作繼而下復出𦉰篆云
繼或作𦉰反蠲為𦉰改篆增文無事自援蓋見苑鐘碑袁良碑有作

繼者故耳然他碑並作繼

顧南原隸辨去聲十一暮掃唐扶頌夷粵掃掘掃任伯
嗣碑南蠻掃扈引集韻云掃掘不順理也又云掃扈即

搨搨變布爲市案搨隸釋作掄漢隸字原同掄搨卽拔
扈字見後漢書梁冀傳卽箋以釋皇矣詩畔援拔字从
友隸變作命猶茆之爲芾矣搨字說文云捫持也古書
未有與扈字連文者誤以爲从布收入暮韵慎矣然宋
人集韻已然不自南原始也

益州太守碑獬狔獫狁顧云疑卽鬼方凶險各加大旁
未詳所出案今案牘文字於盜賊名輒增犬旁及改易
爲不祥字樣蓋自古已然

馬江碑終溫淑慎咸曰女師顧疑慎卽貞字加心於旁
案此明用燕燕詩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語隸寫慎作慎
稍變其體乃失之眉睫

劉熊碑服骨睿聖顧云服骨疑卽服膺玉篇亦作膺省
膺爲骨殊不可從案作骨疑爛文繁陽令楊君碑正作
膺

逢盛碑才亞后褻當爲師楷隸釋引趙廣漢傳𪚩第之
𪚩音項謂借后爲𪚩又借𪚩爲項案洪說甚確東侯二
部同入相轉后自有項音不待借𪚩爲項顧不通古音
故不以洪說爲然

無極山碑臣耽愚顙隸釋云顙卽顙字顧云集韻顙或
作顙非顙字案顧說是也顙字唐公房碑作顙史晨後
碑作顙則顙爲顙字無疑

費鳳碑白駒以𪚩隄隸釋云以𪚩爲逐顧云字書無𪚩

字案絜乃遯字也玉篇豚本作𧡢說文作𧡢故寫遯作絜

魯峻碑遐邇忉忉顧云忉忉疑卽忉忉案忉乃悼之異

文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蒍到與卓同部故與虐邈權

樂爲韵

此條翁覃溪閣學已言之

陳君閣道碑此道本有根閣二百餘丈案根疑卽柢字

城垣碑氏羌攻口書氏作亘頗類此尺旁柢與邸古通

用柢閣蓋卽邸閣

斥彰長田君斲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案醕疑卽餽字

韓勅碑張普陟堅案陟疑卽仲字猶仟佰之爲阡陌

婁壽碑糲糲蔬菜之食案糲卽粗糲之糲糲卽荅字說

文替小未也廣雅云小豆

司農劉夫人碑圖隊甄采案傢乃像字疑原碑剝落柳敏碑作像

孫根碑至于東叩大虐戕仁隸釋云以戕爲殲或爲戕也案戕疑卽陷阱之阱古井阱同字戕仁卽論語井有仁焉意

武進趙惠甫郡丞

烈文

眎予以其鄉張皋問編修所著

說文諧聲譜分古韵爲中僮薨林巖筐縈綦說干斐肄

指支皮絲鳩筆萑咀凡二十部

蓋卽冬東蒸侵談陽耕詩真寒脂祭緝支歌之

幽宵侯魚二十部而其論入聲配部謂以詩韵較其部以詩中先出字建首

分得入聲不韵平聲之部二平聲不韵入聲之部十一

四聲俱韻之部七乃以說文校之詩韻中僮薨林巖篴
縈綦說干皮十一部不韻入聲說文十一部中亦無一
入聲字肄指二部不韻平上聲說文二部亦有去入而
無平上斐皮絲鳩芼斐咀七部四聲俱韻案之說文弟
十一部中八聲羹字讀若非入與平諧也示聲有殺字
二聲有至字朮聲之述字執聲之熱褻字必聲壹聲皆
兼去入是去入諧也第十四部中是聲提題平寔湜入
辟聲縈騏平臂上營嬖去益聲易聲多去入通讀第十
六部之聲有特字平而諧入異聲之翼選去而諧入母
聲之埤上而諧入偏聲之富弋聲之代則聲之廁皆入
而諧去不聲則平入上三讀相兼第十七部由聲之軸

笛攸聲之滌儵包聲之雹靶攷聲之嫫嫫聲之戮勳皆
平而諧入肅聲之肅簫未聲之某皆入而諧平蚤聲駮
平而轟入九聲之旭及告聲冒聲皆去入通讀第十六
部喬聲之踳勞聲之犖焦聲之噍爻聲之駁皆平而諧
入勾聲之杓入而諧平天聲杙平而沃入小聲宵消平
而削入暴聲卓聲兼有去入第十九部葍聲箐溝平斟
入穀聲之穀束聲之欸谷聲之裕族聲之嗾豕聲之豕
具聲之畢皆上去入諧第二十部於聲之闕痲繁說文
痲依據平而諧入莫聲則模平而漠冥入庶聲則遮
切去聲無
入聲一讀平而諧入甫聲之薄固聲之涸各聲之輅亦聲之夜昔
聲石聲隻聲乍聲亞聲庠聲皆去入兼讀合之詩韵不

爽豪髮凡此皆以今讀求之古音雖未必如是要其聲部各以類從可以理揣惟詩韵縈干二部不韵入聲而說文弟七部呈聲有鐵官聲从口讀通汨弟十部旦聲有怛笱安聲有頰匱聲有攣屬聲有攣頗爲不同蓋十部與十一部關合凡怛攣等字皆後人誤讀本不當爲入聲

案匪風詩怛與發揭韵甫鐵字蓋十一部之合匱字蓋十四部之合聲雖在此字宜在彼說文此類甚多不足疑也其論本音云求古本音當以說文爲据制字之始從某聲者其讀皆必如所从但有長言短言之別如逢字不从夆聲而必从峯省聲詐字不从乍聲而必从作省聲蓋其得聲正如後世之反切至嚴且密此卽

古人之韻書也古者六書之教八歲入小學則受之未
有知詩而不知韻者至聲音之轉隨時變易古人所作
亦必有依古而不諧者亦必有以我而變古者如孔子
繫易屈子作騷微有變通要其義類相傳必無紊亂字
學既息韻學亦亾許氏說文出學者乃有所依據然其
讀若云者漢人之音不必與古合許讀意在曉今若其
存古自有本字就其出入次第部分秩如許氏之學所
以精也以上二論竝極精塙而古音論尤爲通徹其餘
所論四聲正紐反紐及論合韻絲連繩貫之說刻意求
深反近支離未敢信也其書部爲一卷凡二十卷每卷
前列詩音次易繫次屈次列說文全文各以聲類相次

後編修子

成孫

復衍之為五十卷卷帙徒增實不能出

乃翁之範圍二書俱未刊惠甫意欲謀梓予以為宜刊

原本今亦未果故識其大略於此

婺源江氏慎修分廣韻二百六部為十三部一東冬鍾

江上聲董腫講去

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上聲旨止

蒲海去聲寘至志未霽

入聲麥昔錫職德三魚虞模上聲

祭奈卦怪夫隊代廢

入聲麥昔錫職德三魚虞模上聲

語虞姥去聲

入聲藥鐸陌四真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軫準

去聲震稕

入聲質術櫛物迄沒五元寒桓刪山先仙上聲

問徹恩愜

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六蕭宵肴

所早緩渚產銃獨去

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六蕭宵肴

聲別翰換諫刪霰線

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六蕭宵肴

豪上聲徐小功皓

七歌戈麻上聲芻果馬八陽唐上聲蕩

去聲

九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十蒸登上聲拯等十

去聲

九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十蒸登上聲拯等十

一尤侯幽

上聲有厚黝去聲宥候幼

入聲屋沃燭覺十二侵

上聲寢去聲沁

入聲緝十三覃談鹽添嚴咸銜凡

上聲咸敢琰添檻范去聲勘闕豔栝

鑑陷

入聲合盍葉帖洽狎業乏金壇段氏懋堂又分爲

十七部於江氏弟二部別出之哈

上聲止海去聲志代

入聲職德

爲一部又別出支佳

上聲紙蟹去聲寘卦

入聲麥昔錫弟三部入

聲陌爲一部於江氏弟四部別出真臻

上聲軫去聲震

入聲質

櫛弟五部別出先

上聲銑去聲霰

入聲屑爲一部休甯戴氏東

原又於江氏弟二部別出去聲祭泰夬廢弟五部入聲

月曷末鐸薛爲一部

此部無平上二聲

高郵王氏懷祖又於江

氏弟二部別出去聲至弟四部入聲質櫛弟五部入聲

黠屑爲一部

此部亦無平上二聲

於江氏弟十二部別出入聲緝

爲一部

此部無平上去三聲

於江氏第十三部別出談爲一部又

別出入聲益爲一部

此部亦無平上去三聲

是爲二十一部王氏

所分與張氏大同但張氏分冬於東鍾江而無至益二

部故較王氏少一部

休甯戴氏創爲陰陽相配同入互轉之論曲阜孔驥軒

氏歸安嚴鐵橋氏皆祖述之而各有同有異詳於續谿

胡春橋氏古韻論竊謂戴以祭泰夬廢配元不若二家

以歌配元之確而疑祭泰夬廢古音皆入聲當并入月

曷末黠鐸薛以爲元歌二部之入

段及二家以祭泰夬廢并入脂部去聲非

贅从叕聲叕从尙聲尙古瓦切曷从呂聲骨从冎蓋亦

聲泰滑也段云以曷韻爲訓蓋讀如澹牽从大聲讀若

達察从祭聲決从夊聲廢从發聲檜禹貢作楫不能悉
數矣廣韻以藥鐸爲陽唐之入聲當以宵配陽魚配唐
而徵之古韵陽唐二部牽連不可剖析遂并以隸魚隸
魚配歌我友顧尙之氏從之然歌亦陰着何能相配而宵韵遂無相配之陽聲孔
以宵配侵嚴以幽配侵宵配談又并冬於侵胡又欲并
幽於宵紛紛更置訖無確論張王二家但分各部不言
相配殆亦難言之也

段氏分質櫛爲眞臻之入以別於諄王氏又分至以別
於脂顧君從之以爲眞部之陰聲但有去入無上聲予
謂王氏所分止有从至从寔二聲疑古皆讀作入聲如
祭泰夬廢之例非獨自爲去聲一部也

史記夏本紀貢金三品集解引鄭玄曰銅三色也尙書正義引鄭同案銅三色也文不成義僞孔傳作金銀銅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索隱云黃金白銀赤銅也蓋鄭注銅上有脫字自裴氏所見本已然

殷本紀言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秦本紀言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蓋同惡相濟也而秦紀

云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使北方

局校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句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與

孟子云周公相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不合史公

好奇必非其實而下文又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

惡來既與蜚廉同事紂殷紀云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似非蚤死豈惡來革又一人邪或言蚤死猶言先蜚廉死蓋惡來與紂同誅其時蜚廉出使北方故周公驅於海隅始授首也

殷本紀集解引皇覽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索隱云長卿諸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爲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大司空下不得言御史此本作大司空史御長卿水經汭水注引皇覽作大司空史御長卿卻卽御字之譌案卻字俗作却因譌爲劫疑卻字是御亦形近而譌

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蓋是民間大誓注據孟子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也然古無墦間之祭不告於廟而告於墓何也且如此則文王已葬而伯夷列傳乃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之言索隱以其不可通以爲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案天官書曰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武王聲罪致討豈自以爲邊兵抑以紂爲邊兵而祭之抑謙以比於弋獵乎自古是禴是禡未聞祭及畢星者小司馬之說亦不可通

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尚書謂之伯益賜姓嬴氏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其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大廉玄孫孟戲中
衍帝大戊使御遂世有功其玄孫中滴生蜚廉蜚廉生
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案柏翳與禹同時據夏本紀
自禹至桀十七帝歷十四世則費昌非若木玄孫況加
湯至太戊九帝五世相去益遠則中衍更非大廉玄孫
矣中衍旣在太戊時而商本紀大戊至紂二十二帝凡
十二世蜚廉又安得爲中衍玄孫之子蓋玄孫曾孫散
文通稱金縢周公告大王王季文王而稱武王爲玄孫
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瞶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不
以世數爲限猶詩稱文王孫子曾孫之稼矣

殷本紀紂用費中爲

政費中當亦若木之裔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綠耳之駟集
解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溫音盜劉氏音義云盜驪駟
驪也淺黃色案盜猶竊也盜驪猶爾雅釋鳥竊玄竊藍
竊黃竊丹釋獸竊毛之類竊淺音轉溫乃誤字玉篇又出驪字小
司馬遽音溫爲盜可笑也八駿名列子作騊駼綠耳赤
驥白渠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穆天子傳作赤驥後又作
盜驪白義後又作白儀踰輪索隱引作踰輪山子渠黃華騊後又作騊駼
綠耳索隱引作騊耳案騊字籀文作騊因譌爲騊爲騊爾雅回
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誤作渠作儀又誤作義餘皆
傳寫異文八駿事本出附會周本紀絕不載此其潔也
秦本紀正義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十

八年矣案三代世表不著年周本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以下其懿孝夷皆無年數厲王三十七年出奔於彘後自共和元年下距春秋魯莊公五年卽楚文王元年首尾百五十三年合上其二百四十五年然則其懿孝夷四王共有七十三年張氏何所據所謂年表果何表邪

秦本紀甯公

後記作憲公見史記札記

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

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案此謂武公德公同

母也魯姬子蓋七子八子之類出子乃庶子也正義云

德公母號魯姬子失其句讀紀又言甯公卒庶長弗忌

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

其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夫三父廢嫡立庶以其幼耳乃未幾而復賊殺之其中蓋有不可明言者而史氏略之武公之誅以殺出子爲名實以其初廢太子而立出子之故然吾又疑出子之被殺實武公主謀而嫁名三父也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云西者秦州西縣王氏雜志謂如正義則正文無河字吾友顧尙之云此正義誤也呂氏春秋當賞篇說此事云秦公子連亾在魏欲入時河西正屬魏非秦州西縣也且單稱西字史記亦無例案下文云秦以往者數

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此正河西爲魏地之碣證王氏偶未攷耳此條前亦采入札記今以顧說參之殆不然

十二諸侯年表序前序周室之衰諸侯力政孔子明王道次春秋左丘明作傳鐸椒虞卿呂不韋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及漢之張蒼董仲舒皆資之以著書而已乃會聚諸家之說以作表刊史記者見首有太史公曰四字此四字乃總上而說以己意遂提行別起若紀傳之論贊者致爲可笑姚惜抱深於古文義法其古文辭類纂乃亦因之豈未檢覆與其實紀傳論贊亦不必提行然承譌久矣

六國表秦惠公十三年蜀取我南鄭案秦本紀惠公十

三年伐蜀取南鄭表伐字譌作我又倒枉取下

禮書郊疇乎天子社至平諸侯函及士大夫函鄒誕生

音啗徒濫反案此大戴記文函本作導蓋函讀如啗啗

導聲近相轉猶禪之或為導也小司馬以為蹈字爛文

為啗再誤為啗然則何為音徒濫乎函及與禹貢之覃懷蕩詩之覃及義

同

天官書秣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引晉灼曰常以

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案淮南子天文訓作甲寅

元古秣皆託始甲寅此作甲辰疑誤漢書天文志注亦

同

越世家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越絕書吳越春秋

亦云誅嚆及其妻子案左傳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大宰嚆而納賂焉然則吳亡之後嚆復寵於越范蠡之遜文種之誅或由此與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不壽卒子王翁立翁卒子王翳立翳卒子王之侯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自句踐至無彊凡七君越絕書句踐大霸偁王徙瑯琊都也

都字當在瑯琊上

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

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

彊

威王上疑當重楚字

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

君長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

君都瑯琊二百四十歲吳越春秋與夷作興夷之侯作
玉餘竝同是無疆乃句踐五世孫以索隱所引紀年攷
之句踐子鹿郢與即立六年子不壽立十年見殺子朱
句立三十七年子王翳立三十六年弑明年大夫寺區
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弑其君莽安蓋即無余之次無
顓立八年薨後十年楚伐徐州案楚伐徐州即楚威王
破越之年然則是無疆十年也據此知句踐至無疆實
八君鹿郢蓋即左傳之適郢與鼫與瞽相轉莊子讓王
篇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高誘注呂覽乃以搜爲翳案三世弑君
謂不壽翳莽安若翳前止不壽耳索隱引樂資以搜爲

無顓是也越絕吳越春秋以翁爲句踐孫無不壽紀年亦無翁疑是一人史誤分之紀年不壽之後爲朱句而二書竝作不揚疑取義於我朱孔揚則亦一人也無疆卽無疆而二書以之侯爲無疆子史記反之紀年王翳後有無余之無顓二書及史皆無之樂資謂之侯卽無余之則尙未降爲君長紀年言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無疆前已不都瑯琊諸書各不同要以紀年爲可據惜所紀止於無疆而二書所云尊親爲君長者不可攷矣萬石張叔列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布衣溺袴期爲不絜清案陰重是一事常衣二句是一事陰重不泄者集解引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是也常衣云者

漢書注云故爲不絜清之事而敝敗其衣服是也張晏云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韋昭云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皆誤牽二事爲一事師古已辨其非索隱乃仍依違兩可何也 師古云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案漢書孔光傳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此亦一證

昔校扁鵲倉公列傳正義每引八十一難又篇末附錄正義八百餘字不箸所從出蓋亦雜采難經靈樞之文局中無其書不及檢對夏閒偶暇重校補識於此扁鵲者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此乃楊玄操序凡所引注亦楊注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脈雖時沈滑而長此二十難文今本作浮滑而長楊注

同據下云陰中篇末附錄正義此文自胃大至肛門四

伏陽疑沈字是難其首百五十二字亦橫尺尺字誤靈樞回腸注謂受

穀而傳於大腸也謂當作胃在受徑一寸半長二丈二

尺靈樞作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徑二寸半靈樞作徑

大半難經與此同然下文肛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

四寸據上合五丈九尺四寸今如此合受水穀八斗七

升六合八分合之一靈樞作九斗二升此腸胃長短受

水穀之數也注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注楊

本作長六丈四寸四分主藏神注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

身元光楊注作主裏血楊注裏主藏意注在助氣主化

穀楊注作在胃之其神云光玉女子母注云字誤楊主藏

竟魄難經無竟字此衍注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楊注字作

勃勃言其主藏志注校尉尉卿也楊注廷尉作胃重二斤十

四兩難經作二斤二兩迴積十六曲難經作左迴疊積十盛穀

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注言通暢胃氣牽去

穢也楊注作去滓穢也此牽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難經

斤十兩盛穀一斗水七升半注其迴曲因以名之楊注其

字此盛溺九升九合注體短而又名胞楊注短而橫廣此有

脫字文口廣二寸半此下至咽門五十三大容五合也

不成義也字衍靈樞至胃長一尺六寸注又謂之咽此咽字誤

九節注心肺之系也楊注作即肺之而人多惑也楊注

是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注又名噎也瞋字誤楊

廣腸下楊注亦作隨疑本直對上回手三陽之脈此

陽而言大小腸皆迴曲廣腸獨直也

手足三陽三陰之脈文見靈樞脈度篇本作六陽六陰

亦見難經二十三難注亦楊注也分作三陽三陰未知

孰合三丈九尺注厥陰至於項上楊注項作督脈各長

四尺五寸脈度篇作督脈任脈各長四尺注督脈起於

胛頭上於面至口齒縫楊注本督脈起於寸口脈之

大會此下見難經一難及靈樞五十營篇甲乙經度為

一周也此度字衍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難經

十度此故法於寸口也難經法下有注謂一旦夜楊注

脫十字此誤合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楊注本作脈

更始也此得字即復肺氣通於鼻此下見三

之譌文錯在還字下

大宛列傳于寘之西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正

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案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水經河水注云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又引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勃澤又云河水東注于勃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案蒲昌海卽今所謂羅布淖爾又曰羅卜泊沙渚中窪不見傾注之跡故其水亭居不增

不減以爲中國河源矣正義牟蘭誤爲穿蘭各本皆同
今金陵局刻已改正

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其十篇有錄無書相傳爲褚先生

所補

見集解

小司馬云景紀取班書武紀專取封禪書禮

書取荀卿樂書取樂記兵書略述律而言兵遂分秭述

以次之三王系家取其策文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

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襍說今案褚

先生在西漢宣帝時何由豫襲班書且其文絕不類卽

將相表簿斬列傳

二篇亦在十篇中

亦與班書不同并非後人

取補當別有所據律書之謬辨見札記餘皆如小司馬

所言其效顰無謂者如史公封禪書首云自古受命帝

王曷嘗不封禪此爲武帝解嘲旨乃於日者列傳首云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
龜策列傳又云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一襲再襲何哉又平準書末卜式言
曰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此
以結桑宏羊罪案乃樂書於汲黯諫天馬歌後亦云丞
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隱以效封禪書大可笑
也

同治丙寅從獨山莫子偲大令借得游明本史記首有
董浦序云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喜儲書懇求到索隱
善本募工刻行末題中統二年季春望日校理董浦題

蓋游刻以此爲藍本中統二年當宋理宗景定二年或以此爲金本金亾於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已二十八年矣

錢少詹養新錄云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

金臺汪諒

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

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矣按同治辛未冬予從湘鄉曾文正公借閱柯本史記每半版十行行十八字注每行二十三字首有嘉靖四年鉛山費懋中序次目錄後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臺汪諒氏刊行次三皇本紀其末冊有索隱後序及莆田柯維熊跋據費序言陝西本有正義缺封禪河渠平準三卷

白鹿本無正義與凌稚隆本凡例所云同蓋少詹誤憶
凌則襲費序也

漢書天文志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
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
十餘丈皆下至地滅案南方有下疑有脫字成紀止云
星隕如雨谷永傳同五行志則云星隕如雨長一二丈
繹繹未至地滅所紀不同然彼文皆爲星隕而此獨云
赤色一書之中不相掩覆何也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攷異云
紀作二月乙未案下書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此書在
四月前則非六月可知殷秣二月癸巳朔乙未初三日

丁酉初五日未知孰誤

霍光傳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宇阮反案雋不疑傳師古曰雋音字尧反又辭尧反此字字及兩阮字皆誤

馮奉世傳子座嗣師古曰座音才戈反案玉篇座才賀反無平聲說文無座字當作痊春秋宋有世子痊戰國魏有范痊皆以痊爲名穀梁傳世子痊亦誤爲座蓋其壞文

史丹傳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案聚字習見不必發音蓋本作取

吳地記婁門本號膠門東南秦時有古膠縣至漢王莽

改爲婁縣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婁有南武城闔閭所
起曰候越越絕書作北武城闔閭所以候外越葦曰婁治絕無嚠縣之說
越絕書吳北野鵠樂東所舍大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
十里又云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說文嚠燒種
也漢律曰嚠田秣艸玉篇嚠田不耕燒種也廣韻同皆
不言縣名吳郡志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嚠今謂之
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古治所寓也
案其地近古婁縣嚠聲近遂附會爲嚠此陸廣微之
誤而范志因之

徐偉長中論今本止二十篇昔校小萬卷樓叢書嘗據
羣書治要補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與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所傳李獻民見本合光緒丙子定遠方子聽大令脉

我元人放宋本篇目與今本無異則自宋相傳無足本

矣今附識其字句之不同者於此舊序交援求名元本

以發疾疚元本不以爲感當依元本蓋百之一也元本

上卷治學篇若指已効元本法象篇夫以崩亾之困元本

元本作多怨而寡非怨當從元虛道篇遷善懼其不及

改惡恐其有餘元本貴驗篇君子恥其行之不如

堯舜也元本貴言篇而不以爲弊也元本藝紀篇

視民不佻元本覈辯篇執知其非乎執當從元智行篇

不若顏淵遠矣元本豈可無一哉有言字爵祿篇

芻豢之適於其口也元本下卷譴交篇或長幼而不

歸元本疑皆有誤秭數篇敬授民時元本民作人上觀前化疑

當作代元本亦誤天壽篇此燒煮之類也元本燒煮倒寔舊勞於外疑

元本寔作時而解以槌擊燒熏元本作魚燒固臣之節也元本固作

故古通用務本篇而不能用也元本無而字民數篇在事役均元本

作均事役下句同故民盡其力元本當作心

中論務本篇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

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

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案據此乃指魯莊公今云桓公

誤也倚詩作猗古字假借又匹國篇昔齊桓公立稷下

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

遊於齊所云齊桓公乃田午也然孟子至齊則在宣王時亦誤

素問一書文義奧衍復多舛亂全元起本已有殘缺王冰重爲詮次未必盡得其意林億校正頗引全注識其異同往日金山錢錫之通守校訂此書雖已寫定欲求宋本印證遲未付槩至嗣子偉甫子馨始登剞劂顧君尙之復作校勘記附行之然其中疑義仍亦不少姑記一二如左

外有數條與俞蔭甫太史讀書叢錄同者不復及

上古天真論以妄爲常王注寡於信也案自以酒爲漿下五句皆與上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反對此妄字卽上不妄作勞之妄訓爲寡信殊迂闊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案此三句與上下文全不相涉下四氣調神大論云賊風數至生氣通天論云雖有賊邪弗能害也又云故風者百病之始也金匱真言論云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乃發乃言風邪之理或是彼篇錯簡然文氣不接恐尙有脫文

月事以時下注所以謂之月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旬而一見也案此注仍未醒豁當云陰法月月盈則虧故月事以時下

此其道生注惟至道生乃能如是案經文四字文不成義當有缺誤注乃強解

生氣通天論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注
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案此下因於
寒因於暑因於濕因於氣皆言病源欲如運樞云云乃
各項病狀林億引全注本作連樞云陽氣定如連樞者
動繫也蓋謂寒氣收斂陽爲所束故不能適意則勞擾
不安而神氣不得靜也王本誤連爲運而強爲之說非
經意也欲字疑誤詳全注當是動字

陰陽離合論陰陽鍾鍾注鍾鍾言氣之往來也案字書
韻書絕無鍾字據王注則卽易咸九四憧憧往來之憧
字也从心从童京房作憧憧音昌容反故林引別本作
衝衝衝亦本作衝也

陰陽別論陰陽結斜案斜乃糾字誤

移精變氣論外無伸宦之形伸宦字不可解或以爲仕宦之譌案林億引全本伸作臾疑臾乃賢之爛文

脈要精微論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林云詳此岐伯曰前無問案此三十九字突出與上下文不接下玉機真藏論篇論脈反四時帝旣再拜稽首著之玉版其文已畢下五藏受氣云云仍岐伯之言而上無岐伯曰三字疑此文卽彼篇錯簡

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九句林云詳自上部天至此一段舊在當篇之末義不相接今依皇甫謐

乙經編次例自篇末移置此也案岐伯對帝先言下部
次中部次上部故下文亦先言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
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次及中部次及上部次及五藏
之敗三部九候之失次及可治之法竝無缺文篇末九
句複衍無義林既悟其非而漫移於此亦蛇足矣宜刪
通評虛實論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注言尺
寸脈俱虛林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此少一虛字
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俱虛則不兼氣虛也案下文明
列氣虛尺虛脈虛三款蓋此文脫誤若如王注則一脈
虛而已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注寸虛則脈動無常案經文明

云言無常何得以脈動解之林引楊上善云氣虛者膈中氣不定也然則言無常謂言語不屬正與下行步悞然相對

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傷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注經太陽謂足太陽也手太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案經文先言手太陰次言經太陽注乃先釋經太陽又經祇手太陰經太陽手少陰足陽明注又增手太陽足少陽此節論刺驚癇刺霍亂則已注在前節而此注末云悉主霍亂疑傳寫錯亂

刺熱篇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注顴骨謂目下當

外皆也案榮顙者色之見於面部者也言顙不必言骨
林引楊上善骨字下屬是

大奇論并虛爲死注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二
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生主當作根主

脈解篇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案萬物二字
空衍上節云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是其例
刺齊論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
無傷筋全篇案上篇刺皮無傷肉云云誠其太過已言
之矣此又云刺骨者無傷筋則恐刺深者誤傷其淺也
然文似有倒亂當云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脈刺
脈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皮下文當云刺骨無傷筋者

鍼至骨而去不及筋也刺筋無傷脈者至筋而去不及
脈也刺脈無傷肉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肉無傷皮
者至肉而去不及皮也末節又解上篇之意亦有脫誤
當云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
也刺肉傷脈者過肉中脈也刺脈傷筋者過脈中筋也
刺筋傷骨者過筋中骨也刺骨傷髓者過骨中髓也中
脈中筋中骨中髓之中當讀去聲與下篇刺中之中同
此與上篇本當爲一篇蓋後人妄分

調經論洒淅起於豪毛注洒淅寒貌也林引甲乙經洒
淅作淒厥太素作沍泝楊上善云沍毛孔也逆流曰泝
謂邪氣入於腠理如水逆流於沍案淒厥亦寒貌與洒

浙文異義同洫與洒形近而譌泝則浙之壞文刺要論云泝泝然寒慄皮部論云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泝皆浙之誤楊訓洫爲毛孔未知所本且如其說則當作泝洫矣

四時刺逆從論刺五藏中心一日死案自此至篇末與上帝曰善三字不相蒙當有脫文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趙李六臣皆無注或據漢書何並傳有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爲證案谷永傳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擄箠瘡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疑卽趙季李款然何並爲潁川守而谷永所言是長安中

事於咸陽尤切

舒藝室續筆

終